

安徽城市化功能分析

安徽农业大学管理科学学院 章 辉

[摘要] 从功能意义上分析安徽城市化,我们可以发现安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体现在量上,又体现在质上。安徽城市化功能提升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培育“发展极”,增强城市对“主导产业”的聚集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两条腿走路”;改革现行的城市投融资体制,多元化筹集资金,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

[关键词] 城市化功能,城市化率,主导产业,基础设施

1 引论

传统理论一般从城乡人口对立运动的角度来解释城市化现象。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增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因而,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并认为“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资本家剩余的使用,由于剩余被再投资以创建新资本,资本主义部门扩张了,吸收更多的人从生存部门进入资本主义部门就业”。* 托达罗所建立的“乡村——城市劳动迁移的行为模型”同样将城市化界定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正是由于传统理论主要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说明城市化水平,因而,城市化率也就成为传统意义上衡量城市化的主要指标。显而易见,城市化率只能说明城市聚集人口的水平,却不能反映城市化的质量。洪银兴(2003)指出:“衡量城市化水平更多的应该是反映城市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反映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程度的指标,包括服务业比重、基础设施水平、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发展观,** 这也同样说明城乡之间不仅仅是人口的对立运动,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的发展要体现在功能的提升。本文正是以这一功能意义的城市化指标为参照,从城市化率水平、城市化对就业的贡献、城市化对主导产业的聚集能力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综合分析安徽城市化水平,并寻求提升安徽城市化功能的路径依赖。

2 安徽城市化功能现状分析

2.1 安徽城市化水平分析。尽管城市化率不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城市功能,但其作为一个衡量城市化“量”的指标,却是城市化功能提升的必要条件。

局。“一带”指处于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和107国道交通复合轴的京石邯城镇密集带,要继续整合提高;“两群”即环京津、环省会城镇群,要进一步壮大,使其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三轴”指“京九”、“京张”和“石衡”,这些沿线城镇需快速发展,进而全面推动河北省城镇化进程。通过优化全省城镇发展的空间布局,形成构架层次分明、功能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

(三) 推进城市化,必须坚持产业兴市(镇)的思路

产业发展是城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源。城市化的目的和宗旨很明确,就是通过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反哺农业,使农业也现代化。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们必须强调城市化的产业支持,没有产业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宗旨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就很难充分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就很难刺激消费。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难以维持的。河北省有不少的市(镇),建市(镇)时间很长了,却发展缓慢,没有繁荣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产业的支撑。产业兴,市镇兴,农民富。要抓特色产业,以产业集聚带动人口聚集,形成“依托产业建镇、壮大产业兴镇,发展城镇留人”的良性机制。

综上所述,河北省城镇化战略的总体思路应是: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为指导,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市场调节、政府调控为手段,以吸纳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居民就业为主要任务,以科学的发展观统筹规划,着力增强和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大城市的中心和辐射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建设小城镇,并通过城镇化带动区域发展,增强城镇和区域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赵苑达: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 杜鹰: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及相关政策研究[C],中国农村经济,2001(9)
-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中国城镇化战略发展研究,城市规划[C],2003(2)
- [4] 吴郁文、张敦富等: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 [5] 黄泰岩、于春晖:推进城镇化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城镇建设[C],2003(1)

* 生存部门即传统农业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

** 洪银兴指出:“从功能意义上界定城市化的新内涵,就是要在城市聚集人流(主要指科技与管理人才)、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主导产业,聚集科技教育。”

***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观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表 1:安徽省城市化率与东、中、西部分省份比较(2000) 单位: %

地 区	安 徽	浙 江	广 东	河 南	湖 南	四 川	陕 西
城市化率	27.81	48.67	55.00	23.20	29.75	26.69	32.26

说明:本表数据是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快速汇总的 11 月 1 日零时数。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安徽省城市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与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相比,甚至与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相比(见表 1),安徽省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表 1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各选取两个省份作为参照,可以看出安徽省的城市化率远远低于东部的浙江省和广东省,分别低 20.86 和 27.19 个百分点;与中部的河南省和湖南省相比,安徽省略高于二者的平均水平 26.47;但是与西部的四川省和陕西省相比,安徽省却低于二者的平均水平 29.48。即使与全国的平均城市化率相比,安徽省的城市化率也不高(见表 2)。从 1980 年到 2002 年期间,安徽省与全国的城市化率差距越拉越大,由 1980 年的 6.06 个百分点发展到 2002 年的 8.39 个百分点(其中从 1995 年至 2000 年有缩小的趋势,但 2000 年以后又开始扩大)。从拥有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数量看,截止 2002 年底,安徽省有 6 个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而同期全国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总数为 171 个。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城市化率反映的安徽城市化发展水平是滞后的。

表 2:安徽省与全国城市化率水平比较 单位: %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安 徽 ①	13.33	15.97	17.94	19.09	28.00	29.30	30.70
全 国 ②	19.39	23.71	26.41	30.00	36.09	37.66	39.09
差距 ③= ②- ①	6.06	7.74	9.53	10.91	8.09	8.36	8.39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安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2 安徽城市化对就业的贡献分析。城市化水平不仅体现在其对人口的聚集上,而更重要的是能为聚集的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否则,暂时聚集的人口又可能分散,出现城镇向农村的反向流动(Reverse Migration from Town to Country)。* 关于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表 3 中得到验证,安徽城市就业率的增速在 1999 年较 1998 年递增(增加 0.52 百分比),相应地 1999 年的城市化率的增速较 1998 年增加 3.36 百分比。与此相反,2000 年城市就业率的增速较 1999 年递减,相应地 2000 年城市化率的增速较 1999 年递减。** 这就说明城市化率和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正相关。如果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相应增加,则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是由于迁移者信息不对称所致,这种脱离就业支持的城市化率(可以称为“虚假的城市化率”)必将下降。

表 3:安徽城市化对就业的贡献份额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城市化率增加百分比 ①	0.31	0.31	3.67	2.0	1.3	1.4
城市就业率增加百分比 ②	0.98	- 0.87	- 0.35	- 5.06	1.41	4.54
城市化对就业的贡献份额 ③= ②/ ①	3.16	- 2.81	- 0.095	- 2.53	1.08	3.24

说明:城市化率增加百分比是指当年的城市化率减去上一年的城市化率;就业率增加百分比是指当年的城市就业人数增长率减去上一年的城市就业人数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安徽统计年鉴整理

城市对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容纳能力是反映城市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从 1996 年到 2002 年期间(见表 4),安徽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除 1997 年外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说明从功能意义上考察,安徽城市化就业的功能水平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质量不高。

表 4:安徽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与全国比较 单位: %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安徽	2.13	3.11	2.24	1.89	- 3.17	- 1.76	2.78
全国	3.78	1.98	2.33	8.39	3.30	3.41	3.51

说明:某年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 = (该年城镇就业人数 - 上年城市就业人数) / 上年城镇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安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3 安徽城市化对“主导产业”聚集能力的分析。根据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的“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s)理论。所谓“发展极”,就是由“主导产业”(leading industry)或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

* 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Todaro)认为这一运动是由那些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的失望者(disappointed urban job seekers)在绝望中返回家乡所引起。

** 表中 2001 年的情况可以用准备迁移者对在城市找到工作的预期来解释。由于上一期(2000 年)城市就业率减速加剧,从而降低了准备迁移者对本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预期,于是放弃向该城市迁移,所以形成 2001 年城市化率增速递减,而就业率增速递增。

大城市集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活动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交通服务等多种功能。它恰似一个“磁场极”,具有吸引和扩散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主导产业”的聚集,形成“产业综合体”(industrial complex),最终形成“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s)，“发展极”作为城市经济内工商业、科技、信息的中心,它一方面能增强城市就业功能的提升;另一方面,它能有效地辐射周边农村,通过主导产业的“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和“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形成工农之间的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从而达到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

从安徽城市化对“主导产业”的聚集规模看,截止 2002 年底,安徽拥有特大型企业 11 家,上市公司数量为 33 家(同期全国上市公司总数为 1244 家)。^{*} 在安徽的大型及特大型企业中,主要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及加工,产业“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s)弱,缺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而促进“产业群”形成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城市对外资的吸引力是该城市功能的综合体现。城市服务业水平、基础设施水平、文化教育、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等城市功能状况是外资投向的主要参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利用外资虽然保持一定规模,但近年来利用外资后劲明显不足,与全国及沿海省市相比,特别是与中部地区相比形成较大反差。自 1994 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历史高位 9.19 亿美元后,便呈逐年下降趋势。至 2001 年仅为 4.83 亿美元。从中部地区来看,1995 年以前,安徽省实际利用外资低于湖北、河南、吉林、湖南四省,但高于黑龙江、江西、山西、内蒙古,名列第五位。到 2000 年降至第七位,2001 年又降至第八位。^{**}

2.4 安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分析。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对于充分发挥城市在安徽经济发展中的聚集效益和扩散效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尽管安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已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但和部分省份乃至全国平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比较,仍有较大的差距(见表 5)。^{***} 在表 5 所列 7 项指标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就有 4 项(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与经济圈中的代表省份比较,除有 4 项指标高于山东外,所有指标均低于江苏和广东;和西部的四川省相比,在反映城市质量的两项主要指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均低于四川省。造成安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基础差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外,安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滞后、城市建设资金短缺是一个主要方面。

表 5:安徽与部分省份城市设施水平比较(2002)

地区	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城市用水 普及率 (%)	城市燃气 普及率 (%)	每万人拥有 公共交通 车辆(标台)	人均拥有 道路面积 (平方米)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 公共厕所 (座)
安徽	20.2	79.7	62.4	6.1	8.8	4.5	3.3
江苏	23.6	89.0	85.2	6.9	11.7	7.1	4.8
广东	25.8	91.8	88.3	5.6	10.3	7.9	2.2
山东	22.7	64.2	60.9	4.9	8.9	5.0	1.5
四川	24.9	43.5	30.7	3.0	3.9	2.6	1.3
全国	22.8	77.9	67.2	6.7	7.9	5.4	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3》

3 安徽城市化功能提升的路径分析

3.1 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

表 6:安徽部分年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全国的位次及其与部分省份的比较

位次 年份	项目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安徽	江苏	广东	山东	四川	安徽	江苏	广东	山东	四川
	1990	13	1	3	2	6	15	3	1	2	5
	1995	12	2	1	3	5	16	3	1	2	5
	2000	14	2	1	3	12	15	2	1	3	13
	2001	14	2	1	3	12	15	2	1	3	10
	2002	14	2	1	3	12	15	2	1	3	10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2003》

^{*} 数据分别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 2003》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3》。
^{**} 资料来源: <http://www.blhx.com.cn/vbi/gushi/08diqijgnji/lce61425.htm>。
^{***} 鉴于安徽省正在实施融入“大长三角”、“泛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因此,本文分别从这三个经济圈中选取一个代表省份并从西部地区选取和安徽具有较大共性的四川省作为参照,来分析安徽省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从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对城市化功能的提升具有决定的意义。根据表 6(地区的选取依据同表 5),安徽第二、三产业在全国位次居中,但第三产业的位次又落后于第二产业。如果与经济圈中的代表省份比较,则发现安徽产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即使与西部的四川省比较,尽管同为农业大省,但产业发展水平(尤其是第三产业)却明显落后。结合表 1,我们也不难找出为什么安徽的城市化率落后于四川的原因。安徽城市化吸纳劳动力能力的功能水平低下,一个主要的方面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是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从而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制约了城市化就业功能的提升。根据表 7,当安徽省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时(1995 年至 2000 年),其就业结构也明显滞后;当安徽省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在 2000 年至 2002 年期间接近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时,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与全国的差距也逐步缩小,由 2000 年落后 2.9 个百分点缩小到 2001 年的 2.5 个百分点,进而到 2002 年的 2.3 个百分点。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通过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来提升城市功能的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

表 7:安徽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全国比较 单位: %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就业 结构	安徽	21.4	22.3	23.7	24.1	24.3	24.6	25.2	26.3
	全国	24.8	26.0	26.4	26.7	26.9	27.5	27.7	28.6
产业 结构	安徽	27.6	27.9	29.0	30.7	32.61	33.23	34.18	34.86
	全国	30.7	30.1	30.9	32.1	33.0	33.4	34.1	33.5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安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3.2 培育“发展极”,增强城市对“主导产业”的聚集能力。佩鲁指出,“发展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第二,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发展极”所在地区或城市不仅集聚大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人才、技术等,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需要适当的发展环境。“发展极”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技术、机器设备、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也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才能吸引厂商、投资、人才与技术。从培育“发展极”的角度来提升安徽城市化功能,根据佩鲁的理论,在安徽城市化过程中至少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企业家市场,通过市场配置来培育企业家群体。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表明,制约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而是能有效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企业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就特别强调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他们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能够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由于他们的作用,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能通过其影响而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增长企业”。这些“增长企业”在“发展极”的影响和作用下,又可形成“增长中心”。

第二,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引致投资最大化”的功能,对“发展极”的形成起核心作用。在安徽城市工业发展的次序选择上应优先发展具有“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再通过该产业的“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迅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发展极”的培育。

第三,将“发展极”的培育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才能确保“发展极”持续地发挥作用。“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市场饱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以及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等,难以继续充当“领头雁”的作用,这时就应当及时地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取而代之,从而确保“发展极”不至于原有“主导产业”功能的丧失而随之消失。

第四,将“发展极”的培育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协调发展。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对便利的基础实施、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发展极”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又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拓展空间。如“发展极”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不仅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来最新技术或人才,而且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对其他地区产生技术影响;通过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可以从其他地区集中资本,进行规模投资,同时也可以把资本输向其他地区或部门,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借助“发展极”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的发展;借助“发展极”形成的“凝聚经济效果”(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促进了经济区域或大城市的形成。

3.3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两条腿走路”,提升城市化功能。城市化与工业化紧密相关,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化。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下与工业化进程缓慢是分不开的,因此,要提升安徽城市化功能就不能绕开对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要求。安徽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不能停留在传统的道路,而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安徽省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出(见表 8),安徽的工业

^{*}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化是资源消耗依赖性强、环境污染大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将信息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人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偏好于产业信息化,对安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而言会恶化城市就业的矛盾。笔者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小规模企业和个私经济发展的否定,相反却是促进和加强。根据就业理论,城市非正式部门(urban informal sector)即小规模企业和个私经济在落后地区是城市就业的主渠道,是弥补城市正式部门(urban formal sector)就业能力不足的重要补充。因此,在安徽实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应采取“两条腿走路”,将规模巨大、资本相对密集型的生产单位和规模较小、劳动密集型的较为分散的工厂结合起来。^{*}

表 8:安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年 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0.52	-	0.38	0.29	0.66	0.69	0.49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0.46	0.19	- 0.24	0.15	1.02	0.71	0.95

说明:1、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指标。

2、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电力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反映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指标。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 2003》

3.4 多元化筹集资金,拓宽城市建设资金“瓶颈”。提升安徽的城市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依赖于加大投入。一般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具有收益外在而成本内在的外部经济特点,作为公共物品的城市基础设施应由政府来提供,财政投入是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主要方式。对于安徽省这样财政收入短缺的省份而言,完全依赖财政提供城市建设资金必然是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从而制约安徽城市功能的提升,因此,必须寻求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拓宽城市建设资金“瓶颈”,为安徽城市功能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依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是否可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或经济收益能否量化)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和有部分收益的准公共品。对于市场机制失灵 of 纯公共品,由政府部门供给。对于具有某些市场特征,需要有偿使用,甚至可以有良好的经济回报的准公共品,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股票、银行贷款、项目融资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筹集资金,通过特许经营、股权投资、企业并购、盘活现有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存量等多种形式,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主体格局,鼓励私人、外商参与市政建设,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运作市场化的新机制,缓解城市设施的供需矛盾。

4 结论

从功能意义上分析安徽城市化,我们可以发现安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体现在量上,又体现在质上。^{**} 提升安徽城市化功能对于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益和扩散效益,带动安徽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城市化功能的提升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对于安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而言,当前最紧迫的工作莫过于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培育“发展极”,增强城市对“主导产业”的聚集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两条腿走路”;改革现行的城市投融资体制,多元化筹集资金,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

[参考文献]

[1]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洪银兴: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J],经济学家,2003(2):29-36.
[3]Malcolm. Gillis et 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4th edn). New York:W. W. Norton and Compny,1996.
[4]章辉:培育“发展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1(4):17-18.
[5]范从来:论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J],现代经济探讨,2003(1):14-18.

^{*} Malcolm. Gillis et 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5th edn), PP.286-315.
^{**} 城市化功能是一个内涵很广的概念。限于资料和篇幅的限制,本文的切入点只是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意义的几个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更进一步探讨,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